

海飞《大世界》：孤独与信仰之歌

□俞湘萍



繁华的大世界门口，剧场魔术师朱三目睹一名男子倒在血泊中。几天后，在回宁波的列车上，朱三竟要把自己变成他——陈昆。海飞的新作《大世界》在这般命运的无常中开篇，将我们带回那个与危机朝夕相伴的年代，娓娓道来一些人经年的孤独。今天，我想谈一谈朱三和陈昆，谈一谈在生命的摇曳中，人如何生长、再生长。

作为上海地下党成员的朱三，在大世界游乐场变了三年的魔术，这三年，时间并非像流水汹涌流逝。人头攒动的大世界，对他来说更像一个无风的寂静的角落，一天又一天上演着重复的戏码，我想或许有些时刻，他甚至分不清台上和台下到底谁才是看戏的人。远离家乡，远离妻儿，孤身一人，他在旋转的霓虹灯下慢慢落寞、慢慢坚持。而这种落寞与坚持几乎是当时众多地下工作者的宿命写照，我仿佛看到无数个“朱三”，苦苦地等待一个证明自己价值的任务。

然而造化弄人，当组织终于同意他请假回宁波镇海老家一趟和妻儿相聚，却也令他在那一趟火车上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在与上级麻雀的对谈中，朱三骤然发现，他那看似憨傻无用的三年，其实每天都在传递着有用的信号。他来不及欣喜，让他代替另一个人成为陈昆的隐忧已经让他无所适从，他知道潜伏一旦开始，任何一个行差踏错都将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，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，如何能忘掉他的本来面目，去成为另一个人呢？这不仅不是朱三的忧虑，也是我作为读者的疑惑，毕竟出场至今的朱三，尚未展现出身为特工的过人之处，他更像是我们身边在生活温饱线挣扎的普通人。此时，我也突然感到海飞写作的精妙，这样

一个人物，他无疑更能让人共情，突变带来的压力、情绪和责任感被拧成一场高热的头脑风暴，携带着作为读者的我一同进入了那个虚构的世界——看着朱三昂首踏入那个既定的选择，像一株杂草突然疯长。

上车前，他是朱三；下车后，却成了陈昆。在暗夜里潜行的人啊，只能在痛苦中继续前行。从最初的一个月，到三个月，到九年，和数字一起上涨的是他的迷惘与惆怅。

在宁波上演的那么多故事里，我还是想讲讲大世界。宁波也有一个大世界剧场。这是陈昆心境变化的重要场所，此时他已然是一个“渐渐成形的陈昆”了，但我们能看出来他仍有摇摆，不论是对任务，还是身份。在这里，胆小、怕疼的小蜻蜓即将上演她的最后一场甬剧演出，演出完“说不定她就要离开宁波……撤退去奉化县”。但这一场撤退也在意外中逼迫小蜻蜓抉择，我们会发现这处境多么熟悉，几乎和陈昆之前所面临的抉择一致，只是更急促、更哀戚。为了任务和组员的安全，小蜻蜓就这样，英勇、果断地舍生取义了，鲜血流成了一条蜿蜒的血路，一切来得让人来不及哀伤。小蜻蜓的

结局不如说是陈昆命运的另一形式，是众多潜伏者结局的一种，一如后来受刑而亡的潘水、渡江战役中牺牲的羊三坝和张文新……前路，便是在众多有志之士的协力相助中逐渐明显。

而此时，这样悲壮、绝望与深情交织的哀歌，深深震撼了“新的陈昆”，也令他的所有迷惘都化作了继续潜伏的坚定，他再一次体会到，真的有一种名为信仰的东西，重逾生命。这条路，他将以身陈昆的身份一直走下去。

往后的年月里，他不断地失去父亲、妻儿、名誉、身份，直至面目模糊，也不再是他所模仿的陈昆，也早已不是朱三，抑或是他们两人的结合。精神的高压与现实的苦痛之下，他所经历的每一种孤独都是一个顶峰，重重创伤带给这个男人不可磨灭的悲怆，而他只是不断地攀爬，锤炼着他的孤独，锤炼着那颗恒久跳动的心脏。

漫漫悲歌里，我想谈谈那个死在上海大世界门口的陈昆。他过早的消亡平添了许多的想象与遗憾，如果他没死，这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？这当然无从得知，但从那五封信里，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一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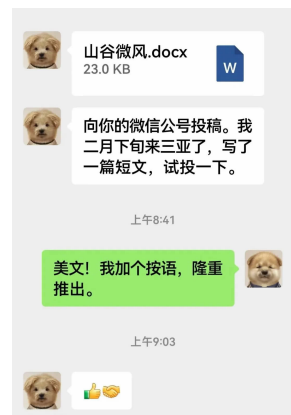
陈昆的五封信，让我想起洛尔迦的一句诗：“没有人认识你了，可是我歌唱你。”这首歌也唱给他自己。“我是陈昆”，既是招呼，也像是非常克制地在对话中告诉朱三，你不只是“陈昆”，也是你自己。在那些信件中，陈昆似乎总是笑着，他所看到的人，似乎也总是鲜活。我想，这是一个内核十分稳定的人，是一个早早将信仰刻进骨子里的人。而这些蛛丝马迹，都让我确信，如若是他走上那条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路，他也会坚定地走完全程。而他过早的消亡，和众多未能得见胜利的人一样，多么寂寞。那些信里，他的目光总是那么遥远，那么摇曳，像雪花一样，轻轻地飘散了。

陈昆与朱三在雨天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相逢，又在雪天的朱三家院门口分别。我愿意相信，这蛰伏的九年，他们一起，凭着与自我周旋的孤勇，始终攥紧火炬，谱写了这首肆意流淌的孤独与信仰之歌。

资讯播报

★ 马尔克斯逝世十周年，独家回忆录《一次告别》出版。2014年4月17日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在家中病逝，所有热爱他的读者怀着同样的心碎告别了敬爱的文学大师。2020年8月15日，马尔克斯一生钟爱的妻子梅塞德斯离世，这对文坛传奇伉俪的人生至此落幕。《一次告别》是长子罗德里戈·加西亚对父母晚年生活的独家回忆：他们是一对温柔、幽默又机智的普通父母，一边对抗病痛与遗忘，一边坦然面对人生的最后时光。

★ 莫言收到了余华的投稿。近日，“莫言”公众号发布了余华投稿的消息，余华投稿的文章名为《山谷微风》，文章以风为引，旁征博引，继而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。而莫言阅读后为此文手写了按语，“文章一如既往地显示了余华散文的幽默风趣以及精彩造句。读来如坐春风，并让我产生许多关于风的联想。”有趣的是，两人对话截图的微信头像引发了网友热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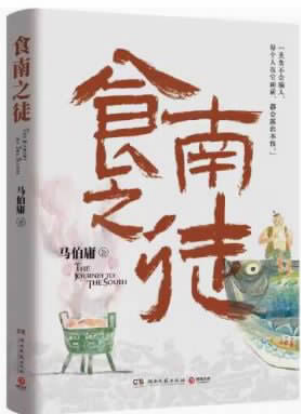


★ 第十一届宁波文学周启幕。4月20日上午，第十一届宁波文学周开幕式暨第十一届储吉旺文学奖、第三届贺财霖科幻文学奖颁奖典礼在鄞州举行，始于2013年的宁波文学周开启了第二个“十年”新征程。本届宁波文学周的主题为“想象、激情、创造”，主要由文学评奖颁奖、获奖作家作品分享会、文学沙龙等一系列活动组成，名家云集、亮点纷呈。与此同时，作为本届文学周“重头戏”的首届东海文学沙龙，通过线下“文学公开课”和线上同步直播的形式与广大文学爱好者共享。

★ 文著协公布2023年度“最受欢迎十大作家”。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公布了2023年度“最受欢迎十大作家”名单，包括陈伯吹、严文井、金近、朱光潜、孙幼军、宋诣瑞、冰波、管桦、俞大镇、贾兰坡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文著协为这十位作家收取图书版权费将近500万元。

重点推荐

马伯庸推新作《食南之徒》 为写它“多年减肥成果毁于一旦”



“这本书的主角是个吃货，为了写好他，我必须要在美食段落里投入饱满昂扬的感情。而维持这种情绪的办法，就是吃、吃和吃。”近期，马伯庸小说《食南之徒》出版，他玩笑般地在社交平台上写道，“写完这本书，我多年减肥成果毁于一旦。”

新书极具马伯庸风格——透过历史长河中的微小之物，窥测背后官场

之道与叵测人心。这被马伯庸称为“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可能性”。就像是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的小小荔枝，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账本上的一笔数据，在新书《食南之徒》里，则是“什么都能吃的岭南”里的一味小小酱料。

《食南之徒》以西汉时期南越国为背景，在小说中，贪吃的汉使唐蒙来到饕餮圣地南越，没想到卷入南越宫廷的政争之中。时局波谲云诡，他能信赖的只有美食，能够破局的也只有那颗追求极致美食的心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唐蒙敏感的味觉竟然拓展了大汉对中华版图的认知。

马伯庸介绍，小说主角在历史上确有其人，他被称为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开拓者。唐蒙初到南越国，吃到了一种名叫“枸酱”的美食，但他发现这种酱并不产自本地，于是便沿着珠江开始寻味之旅。最终，他不仅来到了“枸酱”产地，还意外发现一条五岭之外从汉朝领土进入南越国的路线。

马伯庸说，自己从十多年前就很

想写一部美食故事，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，因为觉得美食作品不能只讲美食，总得有点别的东西在里面。一次参观南越王宫博物馆的经历给了他灵感，他发现《史记》的《西南夷列传》里一段极具戏剧化的记载——因为一种食物而被灭国。“在那一刻，我知道，可以动笔了。”

“一味小小的酱料，竟关系到了地理版图的变化。”马伯庸说，如今我们不必借助地图，脑海中也会浮现中国疆域的形状，但这是现代人的观念，“正是有唐蒙、张骞这样的人不断探索，才把‘茫然无知’变成‘显而易见’。”

虽然《食南之徒》中涉及到的南越国各种风土、用具、建筑风格等，皆有考古佐证，但马伯庸在后记中不忘提醒读者历史小说的虚构性，“至于真实历史如何，只能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发现唐蒙墓葬，而且唐蒙把自己这一件功绩留下详细记录陪葬，我们后世之人才能有可能会一探究竟了。” 据《文学报》